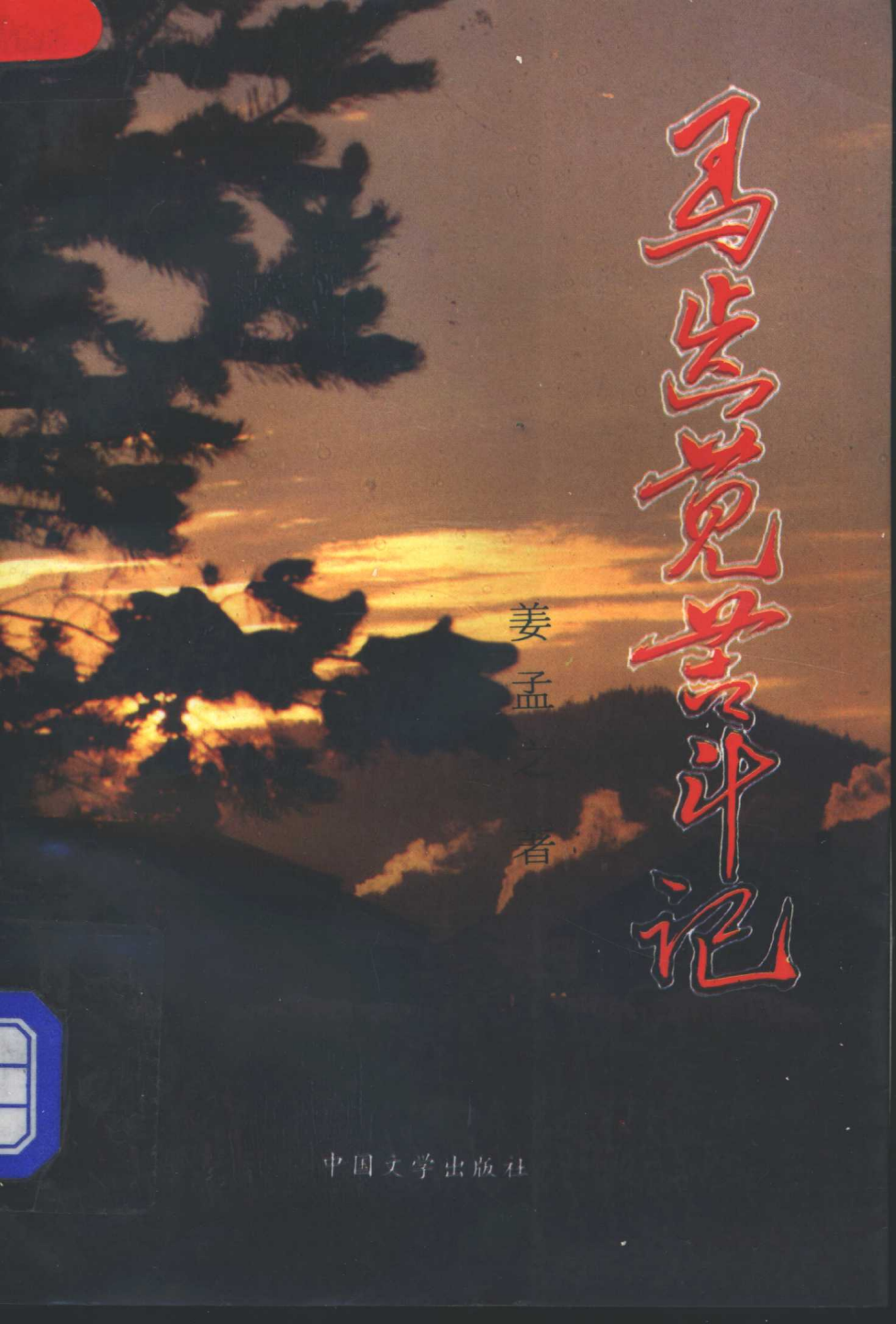




马思聪日记

姜孟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马齿苋苦斗记

姜孟之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37号

马齿莧苦斗记
姜孟之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24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 x 1092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180千字 印数：1-5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1-0268-8

定价：6.50元

目 录

自序.....	(1)
1. 捡个校长当.....	(5)
2. 进入角色	(13)
3. 从哪儿点火呢?	(25)
4. 不眠之夜	(31)
5. 先不下结论	(38)
6. 卖烧饼的姑娘	(43)
7. 日积月累	(48)
8. “是你把我累坏的”	(56)
9. 家长会	(64)
10. 罢饭.....	(74)
11. “这是咋了?”	(85)
12. 肥肉变骨头.....	(91)
13. “我拾柴,你生火”	(98)
14. 特困生问题	(106)
15. 秋白菜问题	(113)
16. 努力了,失败了也甘心.....	(119)
17. 替考生	(126)
18. 周末会	(141)
19. 门卫陈发	(148)
20. 烧炉子学习班	(156)

21. 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60)
22. 参观死牢	(167)
23. 非关系户	(175)
24. 冒名顶替	(187)
25. 恢复坐班制	(198)
26. 课课清教学法	(209)
27. 冰场及其它	(219)
28. 拒教	(229)
29. 人和人之间只能是这样的吗?	(237)
30. 分数第一	(244)
31. 选先进工作者	(255)
32. 超编 5 人	(263)
33. 休假	(282)

自序

姜孟之

这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一本以教育为素材的书。但是，它的读者却不应该只限于学生和教育工作者。

文学天才一生下来就有超越世俗的表现；爱听故事，喜看书，特聪明，连第一声啼哭也有别与其他儿童。这些我都没有，自知身上没有几个文学细胞。

我出生在山东省黄深河边上的河崖村。40多年前，那是个只有73户人家的小屯子。屯子小也有自己的习俗，小孩儿过第一个生日定要来一次求签问卜：把孩子坐在簸箕里，如果是男孩子，前面就摆着秤、书、赶牛鞭子、包米面饼子（家境好的放饽饽）什么的，让孩子自己选择。抓秤的，预示着将来是个买卖人；抓书的，将是个文化人；抓赶牛鞭的将是个种地的；抓包米面饼子的最没出息，预示着一生将为吃而奔波。

记事了，听人议论，我抓的是包米面饼子。

河崖村西、北两面临河，一年夏秋多雨，河水常常出来淹屯子。那时取暖、烧饭的燃料是麦秸、包米秸……。连两天没烧的，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为了做下顿饭，人们常常把浇湿了的麦秸什么的放在上顿做过饭的锅上用余热烘烤，干了才能用来烧饭。

我小时候最怕没饭吃，也就最怕老天下雨，据说不管我睡得多么死，要想叫醒我，只要说声：“天要下雨了！”我会马上爬起来去抢抱做饭用的干草，堆在锅台后边。这恐怕与我过第一个生日抓的那块倒霉的包米面饼子是一脉相承的。

留在我现在记忆中的最早的痕迹是4毛岁那年父亲的去世。当时说他患的是隔症病，现在遥诊起来，可能是食道癌之类。他生病期间非常馋猪肝。母亲再来一副鲜猪肝，把一小块弄熟了，让他吃，他咽不下去。母亲就把剩余的猪肝挂在背阴的房檐下，等他能吃了再做给他吃，可是疾病没给他再吃东西的空隙。父亲不在了，猪肝仍挂在那里，风干了，硬硬的，刮风的夜里，我躺在炕上常常听到风吹猪肝磨墙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响声，就想起父亲来，就记起他右腋下有一颗黑痣子，记起久违了的香喷喷的包米面饼子来。……

10岁那年，我给人家放羊，全部报酬，就是一天吃一顿包米面饼子。

为了能吃上包米面饼子，1951年正月初六，哥哥领着母亲，姐姐，还有我，决心离开河崖村去闯关东。我们步行了两天两夜，来到烟台时脚起了血泡。船停在远离码头的深水里，我们借助一条小木船摆渡上了大客轮，次日早晨在大连下了船。

正月十四日在冰天雪地的伊春下了火车，全家人身上的钱集中起来也不够买一顿饭的了。买了3斤猪肉2斤粉条，借了个锅炖上了，饱餐了一顿。次日坐敞蓬汽车，裹着被子行了40里，来到目的地——乌敏河林业局。这里简直是个人间天堂，大米，白面，高粱米，包米面可以尽情地吃。周岁抓包米面饼子的愿望在这里实现了。我开始上学认字了。可是对文学仍无特殊兴趣。

1960年我在大连市第三中学高中毕业的前夕，参加学校组织的一次抗旱义务劳动，伤了腰，瘫痪了三年。当时中国医务界推行用柳树枝接骨，母亲坚决不同意，不同意院方就不准住院治疗，我只好在金家街二发电宿舍里养病。大连第二工人文化宫离我的病床只有300米远，但我去不了。邻居孙京刚认字不多，但有文化宫的借书证。三年中他给我借阅了上千册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在病床上喜欢上了鲁迅、契诃夫、欧·亨利、谢德林、马克·吐温、阿莱汉姆·肖洛姆、阿吉兹·涅辛等人。这三年让我染上了文学，染到再也离不开的份儿上。我想，文学是常常向不幸者招手的。

为了补贴药费和生活费，母亲捋着一双小脚出去收购破布（死人、活人的衣服都有），回来洗干净了，我仰躺在床上缝手套，卖给大连钢厂，五层布，每副四角钱；嫂子把孩子、箱子，用绳子联着搭在肩上，从齐齐哈尔来送吃的；姐姐靠每月18元钱的助学金在黑龙江大学上学，为了省钱给我买药，从火车站到黑大只三分钱的电车费也舍不得花，步行。1963年5月18日我终于能下地走路了，路过哈尔滨的时候，特意步行这段路程，整整走了两个小时。

1981年我把写好的第一篇小说《谷县长的新声》寄给了《光明日报》副刊。写的是“编辑同志收”。没出一个月，登出来了，我去信问责任编辑是谁？回信仍只署“编辑”。

《小说选刊》要转载，编辑要我的简历，我要责任编辑的名字。终于追到一封署名“李准”的回信。信中说：“我不是写《李双双小传》的作家李准……。”他就是今天中宣部文艺局的李准同志。当时他在《光明日报》当编辑。

文学是写人的，时下写人的有新理论：必须写复杂的人

(多侧面、多层次,即优点+缺点的人)。

文学作品又是感情的产物。活动在我这本书里的是这样一些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人,不是他们完美无缺,是我不忍心为了赶文学创作的时髦,在我敬爱的人物身上搜索缺点;另一种是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人,也不是他们身上没有优点,是我不能为了创造复杂的人,违心地在我不喜欢的人身上搜索优点;还有一种是当前时兴的那种复杂的人,即优点+缺点的人。对于这类人,我的感情才是“零度”的,死,不落泪;活,不拍巴掌。死活由之。

我有20年的教育工作实践,还涉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孔夫子、夸美纽斯、凯洛夫等人的言论和教育主张。教育是最熟悉的行业之一。这本小说取材于教育,并没有去重复前人写烂了的“母爱”、“早恋”、“山区办学模范”、“教师至高无上”等等。我想写出一座只有今天才有的活生生的学校。就连书中提到的“课课清”教学法也是前人不曾提到过的。然而,那确实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锦州师院李万武教授称这本小说是“做人的参照”,未免过奖了,但我相信这本书确实会给人生以启迪,鼓励为人民做点好事,是本教人学好的书。产生这种思想的基础,不能不与第一个生日抓到的那块大饼子有关。

一九九四年正月初六

1. 捡个校长当

马齿苋码 50 岁的边了。对一个精明的人，这是个知天命的年龄，可是老马，别说是知天命，他连自己的命运也是懵懵懂懂的。

蓝色中山装，白色衬衣，身上粘着粉笔面子，三十年一贯制。他也想穿西服、扎领带，西装革履一番，但缺乏勇气。就象当年没有勇气向心上的姑娘表白心迹一样。没有勇气是个顶糟糕的缺点，一生失去了多少机遇！

马齿苋天灵盖上五分硬币那么大一块头皮上长的头发全白；在那个白色圈子里没有一丝杂色。圈外的头发全黑，也没有一丝儿杂色。有点儿你别犯我，我也不犯你的味道。有人说，他那块白发头皮下的脑膜用乏了、平了、废了，早衰；黑发下是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他自己半信半疑。

也不知白发下那片脑子分工管啥的。专家们说：这种黑白分明的头发下的头皮裹着的脑袋考虑问题不全面，有时老态龙钟，有时天真活泼；有时盛气凌人，有时幼稚可爱，看问题好钻牛角尖儿。这种人做学问可以，当领导不行。

没棱没角的人，才是“成熟”的表现，领导的坯子。他，不是块当官的料。

马齿苋走路快，说话快。吐字尽管不及机关枪那么密，可也不比半自动步枪那么稀。这两快减轻了他在人们心中的份量。整天火燎腩似的窜来窜去，小喜鹊般的喳来喳去，即使分给他“一亩三分地儿”也压不住阵角。

领导干部的性格千奇百怪，“慢”是大家共有的品格。说话慢，走路慢，表态慢。慢中有派，派中有威。慢方称得起稳重、老练、成熟……。慢出来的办法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退回到三十年前。马齿苋一头乌发，满脑理想。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总分进入录取分数段了。可是他报的志愿一个也没录取他，硬被分配去学心理学。

不愿去也得去，志愿表上最后一栏问他：“所报志愿没录取，是否服从分配？”

他填了“服从”二字。那时候的人几乎都不用“不服从”，哪成想，真的走进了服从分配的死胡同。

心理学就心理学吧，学啥还不是为人民服务呢？谁让自己伪填“服从”来着？他这么安慰着自己学完了大学课程。

毕业分配志愿表上也有一栏问他：“是否服从分配？”

这次他真想填“不服从”，可是没敢。

考大学今年不服从明年还可以再考。人民供你上完大学，最后不服从人民的分配，你也就永远别分配了。他也只好违心地再填一次“服从”。到头来，被分到中学当教员。

六十年代，这里的中学不开心理学，什么心理不心理的，太麻烦。百废待兴，没那个时间。看看出身，翻翻历史，啥问题都解决了。世世代代的命运都决定了。过去决定着今天和明天，上辈决定着下辈、下下辈，这才有连续性。

马齿苋学的没有用，用的没有学，只好当个所学非所用的“补丁教员”。

补丁就补丁，干啥还不是为人民服务呢？咱不补，不是也得有人补吗？他这样宽慰自己。

“补丁教员”也叫机动教员。只要学校有教师缺课——出

了“洞”，教导处就把“补丁教员”“补”上去。

学校的教员分班任、科任。“补丁教员”排在科任后面，是老末儿。可是一个好的“补丁教员”必须是个多面手。常常是，上课铃声响了，才被传去上课，缺啥补啥，连课也来不及备。

教师岗位责任制规定，不备课不准进课堂，对“补丁教员”却例外，能顶上去就不算犯规。课上得好坏没人问，不把学生“放羊”就是好教员。

马齿苋那天刚刚给初三·三班打完四十五分钟的数学“补丁”，回到办公室，教材还在腋下夹着，记分册在手里提着，满手的粉笔面子还没来得及擦掉，教导主任进来说：

“老马，恭喜你！”

“我一直不喜不悲地活着，哪有‘喜’可‘恭’？”

“咱俩赌一把饭店吧。”

“我受不了赌赢的喜悦，也经不起赌输的悲痛。还是不动的好。”

教导主任沉不住气了，说：

“那就告诉你吧。市教育局来电话，商调你去市教育学院教书。”

“调我？进市？”马齿苋开玩笑地说，“我这个‘补丁教员’当真‘补’出名堂来了，从林场‘补’到市里去了。看来这‘洞’不仅林场有，市里也有。”

“不是打‘补丁’，是调去抱单科。”

“我的路快走完了，满打满算还能对付十年，别折腾了。”

“市教育学院要开心理学专业课，瞪眼找不到教员。教育局向全市撒大网，网网空，撒向乌龙镇这一网没空，打着你了。”

“我学心理学，闲了大半生，已经生锈了，不能再贻误别人了。”

“这关系到全市培训心理学教员的大事。”

“啥大事？我学了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专业，挂了三十多年免战牌，竟能委任去干大事？”

“现在实行立体开发，由表及里地研究问题、研究人，靠翻档案、看出身不够用了。”

“按说，人应该有孙大圣的能耐，钻进牛魔王的肚皮里看看心肝肺啥样，这心理学就是钻肚皮、看心肝肺的学问。看看人的心儿呀、肝儿呀、肺儿呀的都是怎么长的，都在做些什么，对用人或许有好处。”

“认识上去就好办。”

“我没认识上去，也没认识下来，仍卡在那。三十多年前我的老师就这么说。”

“你的课课清教学法，在这里无法试验推广，在市里，辐射面广，试验起来容易得多。”

马齿苋一听推广课课清，动心了。他教了二十多年书，没什么值得挂齿的业绩，倒是总结出一套“课课清”教学法。打了几次报告要求试验没人理。在自己课堂上试验过，场面小，说明不了问题，推广不出去。一个教员创造一种教学法可以，推广就难了。若能在一个市里铺开，可就太好了，试验结果会更准确些。于是说：

“啥认识上去了？我从来没反对去从事我学的专业。学过心理学的人一听就明白我上面那些话是正话反说，谁不愿往高处走？谁不愿干自己喜爱的工作？下面才是真话：共产党员是块砖，天南海北任党搬。既然是大事，你就搬吧。”

不几天调令下来了。

是工作选择了马齿苋，不是马齿苋选择了工作，他本来可以提出好多条件要组织满足。他没这方面的经验，什么也没提，马上交待了工作。

交待工作的含义在老马这儿是再简单不过的了。把三屉桌上自家那把牛牌锁头取下来，揣进兜里也就结了。

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普通教师变动工作不开迎送会，教导主任级的只开迎送会，校长级干部调动工作除开会外加酒菜饭饯行。马齿苋是上调，虽然是普通教员却比普通教员高半格，又比教导主任低半格，临时找几个班主任开个座谈会，用言语意思意思就够意思了。

欢送会开起来了，由教导主任主持，到会的都是老马打过“补丁”的班级的班主任。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送”起来了。好像是在开展一场“送人比赛”，看看谁送的最“醉”人。

“马老师打‘补丁’真心真意，连个‘针脚’也看不出来。”

“有马老师在课堂上，我们离开班级有一百个放心。”

“老马从来不讲条件，随叫随到。”

“老马不是‘马’，是头老黄牛。”

“老马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说的都是好话，马齿苋感动得没法儿，心跳得急，向上一顶一顶的。本来不显山不露水，没人说长道短，被人忘了。哪成想，自己的工作做得这等好，连丝儿缺点都没有。忽忽悠悠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存在，怀疑这是不是在开追悼会念悼词儿？离开这个世界时，能赢得这些悼词，足矣。他真有点儿不愿离开这个“世界”了。

马齿苋懒懒地揣好介绍信去教科报到了。

教育科在山下，在局里二楼里。

马齿苋从下边一层上到教育科，整党文件从上边一层一层地下到教育科，他（它）们在教育科撞车了。

教育科长叫李山，单人独屋。他是教员出身，学过教育学，懂得左侧采光的道理，他的办公桌却对着门，背光而坐。这是独占一个办公室的领导最流行的摆法，只要这么一摆就知道是领导。为加入流行行列，他放弃了科学的采光坐法。他见马齿苋进来便说：

“你来迟了。”

“另有人选了？”

“不。来文件了，整党期间人事冻结，你得等半年后整完党再走。”

马齿苋轻轻拍拍后脑勺，表示后悔，若是不开那两个小时座谈会，昨天下午来报到就抢在整党文件之前了。刚刚走在路上嚼着昨天会上那些蜜也似的话语，还喜孜孜的浑身是劲儿，哪成想，喜了几个小时后耽误了后半生；“甜言蜜语误大事。”他自语完了，问：

“不是说开心理学是大事吗？”

“整党比开心理学的事还大。”

“整党虽属大大事，党没整我，我干吗要去整党呢？我可不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马齿苋不在意地说。

“整党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马齿苋惊恐万状地问：

“党怎么了？国家怎么了？党、国家不都好好的吗？”

李科长怕抓辫子，马上解释说：

“这不是我的创造，文件上就是这么说的：‘整党是关系到

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说不整不行了。”

“人走时运马走膘，我是时来运转了，今年尽干大事业。整党既然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还是救党要紧，晚开一年两年心理学没关系。暂时不走可以，可是我不能回原来的学校了。欢送会都开了，没脸回去，好马不吃回头草嘛。得给我找个地方开支吃饭。民以食为天嘛。上不上下不下地吊着多难受。”

“是啊，吊个一时半晌还可以坚持，吊半年谁受得了？先找个地方垫垫脚。”

教育中心主任、组织部长、文教科长专题研究马齿苋的落脚地问题。

“老马在这里工作二十年了，仍是教员。干得不好不能上调，干得好二十年咋没提溜提溜？清身走与本人、与林业局、与我我都不光彩。”李山科长说。

“别看教育学院是个清水衙门，可也是咱的上级部门。培训教员，考核教师，研究教学业务，用人家的日子在后头哩。”教育中心主任说着，心里话：你们最好把我的话传给马齿苋。

“给他个副科级，咱不用花一分钱，却铺了一条通向教育学院的路。”李科长说。

“人挪活，树挪死。不调老马，老马也就原地迷下去了，说不定能一觉迷到被人念悼词。这一调好象把压在老箱底下的一件发了毛的衣裤，突然抖搂出来——五光十色——引起了买主的兴趣，身价提高了。一步越过股段级，提了一格半。

“副科级到市里不算数，要提就提正科吧。”组织部长更大方，搁了一把，又提了半格。

“那就正科级吧。”文教科长顺水推舟地说。

“往哪安排？”教育中心主任说。

“乌龙镇中学校长的位子空着，让他先顶替一下，干不干都不碍事儿。下边还有两名副校长。等人事松动了，让马齿苋戴顶科长帽子光光彩彩地进城去。”组织部长说。

“就这么定了。”四个人同时说。

“报常委会研究。”组织部长说。

李山找到马齿苋说：

“恭喜恭喜，提你正科级了。”

马齿苋连连摆手说：

“使不得，使不得。我的工资早过科级杠了，当科长对我本人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李山今生第一次遇到这种患“官职冷淡症”“患者”。便解释说：

“让你去乌龙镇中学当校长。这可是个让人眼红的肥缺。”

马齿苋一听让他到中学当校长，便来劲了，他没考虑职位的“肥”与“瘦”，暂时不能到全市去试验课课清教学法，能在一个学校里试验，也很好，总比在一个班里试验容易检查效果，会更有意义。

于是满口答应下来：

“我去，我去。”

但不好意思说破去的秘密，别有用心地走马上任了。

干不好呢？他在路上想。

捡来的东西不必过分珍惜它，轻装上阵吧，他这么鼓励着自己朝前走。